

#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75級 黃須白

## 第一章 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


窗外是個大晴天，青島東路上濃蔭蔽天的垂榕在微風中搖擺枝條，髣髴衫飄帶、輕曼起舞的灑花飛天。樹梢頭顫巍巍的扁欖型葉片晃著、蕩著、閃著、爍著，像煞了隨時都將御風飛去的蒲公英冠毛。遠處有幾朵綿花雲，低低地、白白地，湛藍的天空中顯得舒緩遼遠。

好一個夏日午後。

何秉燭慢慢將思緒由遠處白雲拉回，輕輕撫摸右手端黑黑的、小小的一縷溫潤絲綢，並不經意地看了看沾了透明黏液的蕾絲花邊。臉上既沒有歡、也沒有欣，就像窗外遙遠的白色浮雲，靜靜地、寂寂地。

沉思了一會，坐躺在黑色高背皮椅上的何秉燭抬頭望向牆上吊掛的「宇宙鋒」。那是林風眠「京劇系列」裡眾多宇宙鋒畫作之一幅，約莫作於五十年代。明黃與暗橘色塊構成的劇幕背景前兀立著劍拔弩張的趙高及其女趙豔容，人物是黑白幾何色塊構成的，趙高撫握著玄黑長鬚，臉上青筋暴露，尖銳的面部線條儼然畢卡索「格爾尼卡(Guernica)」中尖舌嘶喊、悲忿莫名的變形臉孔。何秉燭一直都喜歡林風眠，但並不特別愛這針鋒相峙的宇宙鋒。儘管構圖極美，形色極壯，趙高握著的鬚髯像把利刃將刺入女兒的胸膛，而趙豔容板臉相對，揚袖相抗，無懼無屈的神情將纖瘦的身影突顯得悲壯而高大，畫面情緒繃到了極點，空氣凝重到將時間停滯了，但是何秉燭難以承受畫境的重，不喜歡被壓喘的感覺。

這幅畫跟著何秉燭已近二十年了，那是他二十二歲大學畢業時，父親給他的生日禮物。他與父親並不十分親近。小學以前，他父親是台大醫院心臟外科的權威，經常住在台北，他則與母親住在家族因國際貿易與銀樓事業發跡的高雄港都。國中時，他父親接受政黨徵召參選高雄市議員，從此後就由醫轉政，展開長達三十餘年的政客生涯，並成了一方之霸。何秉燭與父親雖然少見面，但父親總記得這個獨子的生日，總會在生日當天給他驚喜的禮



物。大學以前的生日禮都是腳踏車、遙控飛機、或者電玩之類的東西，但大二開始，先是丁雄泉 1985 年的石版畫「著藍裙的女郎」、接著是趙無極 1967 年的銅版畫「No. 181」、然後就是林風眠的這幅「宇宙鋒」。之後每年生日雖也都有畫作為禮，但大學畢業那天剛好是何秉燭的生日，更是他一輩子無法忘懷的哀慟日子，因此即令並不頂喜歡畫面傳達的悲涼與衝突，他還是每到一個新辦公室都不忘掛上這幅畫。

何秉燭喜歡偏黃色調，小學時就明顯地愛用各種各樣的黃塗塗抹抹，父親偶爾見到了，就笑說「信手塗黃，佩紫懷黃」，可玩笑歸玩笑，也因此記下了秉燭愛黃。所以從送他的第一幅畫起，就專挑黃。「著藍裙的女郎」是女孩躺在大片嫩黃被褥上，「No. 181」是金黃在畫面上飛躍起舞，「宇宙鋒」則是節義趙氏女在明黃劇幕前與奸父權相的緊張峙立。

雖然當初父親笑他愛黃只是個寵愛的玩笑話，但何秉燭竟也真的佩紫懷黃了。台大國貿系畢業後，同時申請到史丹佛及紐約大學的商學院，他選了藝術管理甚負盛名的紐約大學。回國後，想憑自己實力，不願接受父親的安排到朋友的畫廊當經理，於是參加招考，在激烈的競爭下進了前三大證券商之一的鼎天證券，擔任債券部儲備交易員。後來因交易績效卓著，才十年光景就一路扶搖直上為債券部的副總經理，掌管近百人的大部門。一年前，父親見他功名小成，想讓他更上層樓，於是向所屬政黨爭取提名，並以其辛苦經營地方三十年的樁腳人脈一舉將何秉燭送入國會殿堂。如今何秉燭可應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了。

但是，何秉燭並不快樂，在高大厚實的身軀下似乎藏著一層層的心事，有時候連他自己也說不上來到底心裡藏躲了些什麼。獨處時，他常常靜靜地看天、看雲；朋友觴觥間，他往往魂遊太虛、不知所終。而現在的何秉燭更是心事重重，只是無意識地單手撫摸著那方小小的黑絲綢，眼神則渙散地望向「宇宙鋒」。

宇宙鋒、趙高、秦二世、趙豔容、匡扶、假刺胡亥……

什麼是宇宙鋒？

誰去假刺秦二世？

何秉燭腦子裡同樣的念頭一個個慢慢輪來轉去，轉到他自己也不辨究竟他在想些什麼了，而似乎除了極細微的呼吸外，整個人早已是失了魂、走了魄。

「何委員，柳小姐來了！」擴音電話中突然傳來的特助王紅蕓聲音將何秉燭原已迷散的眼神凝收了回來。

何秉燭匆匆打開書桌下方的抽屜，將手中的黑蕾絲胡亂塞了進去。但門開得更快，推上抽屜的手還只半途，檜木紋房門已輕快旋開，一個笑得燦爛的臉龐水靈靈探了進來。

## 第二章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何委員』，有沒有想我啊！有沒有榮幸可以晚上請我吃個飯呀！」

「依依，妳怎麼來了，下午不上班？」

「我跟同業約這附近聚會，交換一下研究心得，時間還沒到，因此就順便來囉！」柳依依微嘟著嘴，眼角滿是笑意看著何秉燭，並同時蕩般纖手繞回身後清風似地將門帶上。

望著柳依依穠纖合度的身材下，一襲淡藍洋裝、一對筆直玉腿、一雙高跟涼鞋、雙臂如楊枝輕垂、雙頰似蜜桃透紅——

天啊！我到底是在做什麼。這麼漂亮的老婆……

何秉燭心頭不由一凜，一陣寒意暗湧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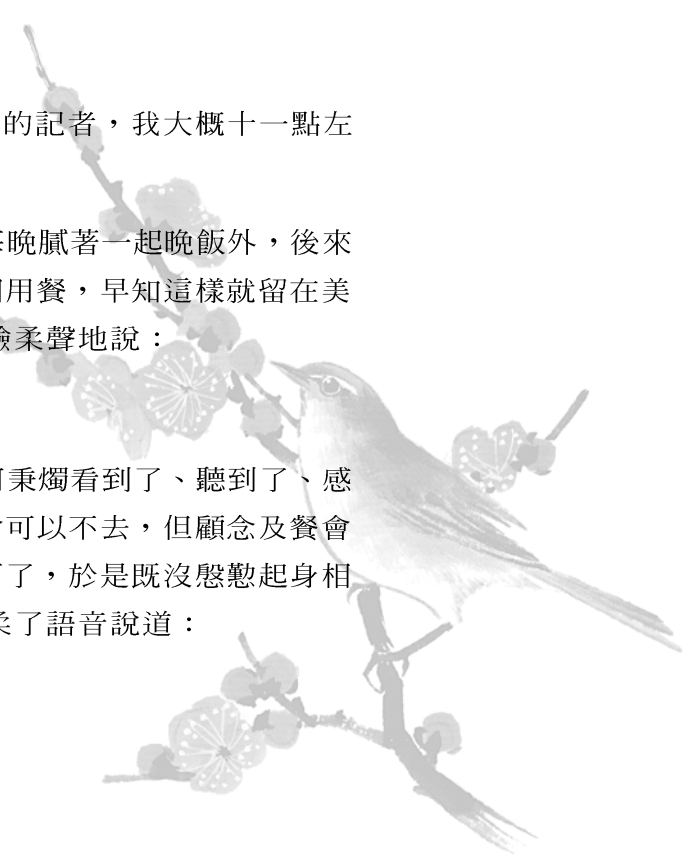
「依依，對不起，晚上我有飯局，請幾個報社的記者，我大概十一點左右才會回去，妳自己先吃，好不好？」


又是飯局，結婚三年了，除了剛開始幾個月每晚膩著一起晚飯外，後來就忙東忙西地，不是請張甲乙吃飯，就是邀李三四用餐，早知這樣就留在美國不回來了。柳依依滿腹委屈，但還是擠了個笑臉柔聲地說：

「好吧！酒不要喝太多！」

儘管堆上了笑，聲音中仍是難掩失望之情。何秉燭看到了、聽到了、感覺到了，想趨上前將她摟住，想編理由說晚上約會可以不去，但顧念及餐會中要見的人、要談的事，心中的不捨終究還是壓下了，於是既沒慇懃起身相迎，也沒溫存撫肩相慰，就只是靜靜坐著，並輕柔了語音說道：

「乖，晚上我儘量早點回去，好不好？」





柳依依點了點頭，開朗的她旋即將陰霾揮走，瞅著何秉燭澹然一笑，並鬆開環抱胸前的雙臂，將一直揣在懷裡的平光黑皮筆記本擱在玻璃茶几上，然後隨意漫行數步，邊四處張望著偌大的辦公室，邊讚賞地說：

「這裡不錯嘛，比原先立法院那邊配給你的好多了，而且租金又不太貴。」

「你看，我挑得不錯吧！這盆枝幹崢嶸的老榆樹可是我千萬拜託才讓原主願意忍痛割愛。希望你同樣蒼勁挺拔、頭角崢嶸。」

何秉燭望向黑皮沙發圍著的大型會客桌上那株栽植在深棕細泥陶盆裡的一呎來高老榆樹，會心地點了個頭，並開口想稱許些什麼，但忽地驚覺搬來這間新辦公室才兩天，依依這是頭一回來，不僅腳尚未歇、息尚未平、人也還一直站著，而自己卻急急暗盼著她離開，心裡頭頓時慌亂悸慄，明明已到嘴邊的話竟惶惶間硬生生地給縮了回去。

幾個月前，柳依依到何秉燭位在立法院的辦公室。一踏入，就覺得地方老舊、又不寬敞，因此建議在附近找個清爽的地方租下改裝成辦事處。何秉燭考慮後也覺得需要，因為身為財委會一員，總有些客人是不方便透過立法院警衛室進來的。於是花了些工夫，在青島東路上、林蔭大道邊找著了這個五十坪大的公寓裝潢成大小兩個房間，外面的小房間給了包含特助王紅蕖在內的四位助理使用，內室的大空間則作為他的私人辦公室。

「好了，我要走了，看你心不在焉地。下個禮拜天是我大學同學會，你可以參加嗎？好多人都想見你。」柳依依邊說著邊走向門邊，臉上幾許悵惘。

「應該沒問題。對不起，最近工作忙，下次再好好陪妳，十月我們去巴賽隆納，好不好？」何秉燭愧疚下不覺脫口而出。

「嗯，」柳依依心中一甜，轉身含齒輕笑。

「記得不要喝太多，還有不要跟女記者太親近，人言可畏，」柳依依綻開了笑顏，故意著說。

人言可畏，何秉燭心頭一震。對了，就是它。

「還有呢，剛才出電梯時，有一位黑色套裝的女生剛好進了另一座電梯，背影看起來很熟悉，感覺似曾相似，但就是想不起來，你知道嗎？是不是來找你的？」

何秉燭一聞言，胸口突如地狂跳欲裂，但仍是強作鎮定，將雙手微攤、兩肩輕聳、臉上裝作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表情。

「好了，bye，我走了。」

門輕輕一旋，開了，又輕輕一旋，閤上了。

何秉燭待柳依依離開一晌後，慢慢坐起身來，望了「宇宙鋒」一眼，拿起桌上的行動電話，按下一個速撥碼，然後將手機貼近耳畔。不一會，遠方一個黑色套裝女郎的皮包內開始響起。

「喂，這麼快又找我囉！」一個慵懶帶媚的聲音傳了過來。

「記得我跟妳說過的宇宙鋒吧？我知道是什麼了！『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流言，我們用流言來摧毀他……」

何秉燭交代了好一陣後，掛斷了電話，心中泛笑地想著柳依依，想著她玩笑的一句人言可畏竟幫他解了個大心結，想著流言這種無形之物竟是可以

傷人整人的宇宙鋒利刃，想著那黑衣女將幫他去假刺秦胡亥，半鎖的眉不由開了。


### 第三章 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

日已微西。

柳依依於喜來登飯店外與同業揮別罷，登上了計程車後座。在與證券及投信電子業研究人員相互交流了近半個下午後，儘管精神已顯疲頓，心裡頭卻仍甘甜。想到再三個月就能跟心愛的他去浪漫的巴賽隆納，去看高第的建築，去拜訪米羅、達利、畢卡索的美術館，柳依依不由醉了。醉到計程車司機連叫了她兩聲，才警醒已到了公司門口。

上了47樓，回到研究部她的個人辦公室，柳依依略略整理桌上公





文，讓思緒稍稍靜緩，然後打了個電話給胡北風。

「學長，我是依依，可以來找你嗎？」

「好啊！我現在沒事，」傳來的是溫柔而含著笑意的聲音。

十分鐘後，柳依依帶了個小提袋出現在 61 樓新金融商品部副總經理的辦公室。

「學長，我下午去喜來登參加同業聚會，那裡 cheese cake 還不錯，想到你喜歡，就順便帶了個給你。」

「謝謝妳，坐！」胡北風走出大辦公桌後，引領柳依依到角落的會客沙發坐定。

「兩、三個禮拜不見了，還好嗎？」胡北風拿出提袋內的紙盒，邊說邊打開來吃了一口。

「還不錯，」輕快而明亮的聲音。

「秉燭還好嗎？好久沒看到他了。」

「他很好，前不久租了個公寓改裝成辦公室，兩天前才剛搬進去，蠻寬敞地，這樣以後接待客人就方便多了，」柳依依開心地說著。

胡北風見柳依依面上表情燦然，臉色不由些些微變，心情也稍稍輕妒，但旋即雲般淡消，只留下似有若無一個眉角輕蹙。他揚起望著玻璃茶几的黑眸，看了柳依依一眼，似乎想說些什麼，嘴唇張了張，但又止住了。略一遲疑後，他站起身來，走出門邊吩咐助理倒兩杯開水。

「妳們最近應該很忙吧。LCD、DRAM、還有晶圓代工的幾家重量級公司接連開法說會，恐怕把妳們累得人仰馬翻了？」胡北風笑笑地說。

「是還好。這些公司大歸大，但畢竟沒有新產品開出，我們要做的不是太多，只要聽聽他們有關現有產品產能狀況及銷貨數據的說明就好，然後回過頭來看看是否須修正我們的預估數字，事實上並不會耗佔太多工夫。反倒是一些半大不小公司，走 niche market 或 niche product 路線，動不動就推出新產品或進入新產業，追蹤這些公司才吃力呢」，柳依依望著立等在門邊的胡北風說著。



一會後，助理端了一個圓盤進來，胡北風不待她走到沙發邊將盤上水杯遞給來客，便逕行由盤中取過兩杯水，並吩咐助理將門帶上，然後走回沙發，先微彎著腰遞了杯給柳依依，接著拿著自己的水杯安詳地坐下。

柳依依拿起杯子，微潤了潤喉，又接著說道：

「今年來，原油一直上漲，看回不回地，也許明年就上 100 美元了。所以，現在全世界都在瘋替代能源股，像是日本的德山化學和德國的 Solar World 最近股價都翻了數十倍，而大陸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的尚德太陽能電力更是狂飆不已，一舉將創辦人施正榮推上了中國首富的寶座。至於台灣幾檔太陽能概念股也是漲翻天了。雖然說太陽能並不是新產業，但過去幾十年來從沒人正視過它們，因此對我們來說，就是這些沒人仔細研究過的『新』產業最累人，須要花許多工夫研究。」

胡北風聞言一笑，接著說道：

「我看這能源熱一時半刻不會停止，甚至往後都會是如此，畢竟中國大陸、印度等的經濟飛速成長將加速各種能源的消耗，造成能源價格的上揚，因此與能源相關的個股應是長期看漲吧。不過這種時候最要小心了，很多妖魔鬼怪可能會藉機橫行，招搖撞騙。」

柳依依會意地看著胡北風含笑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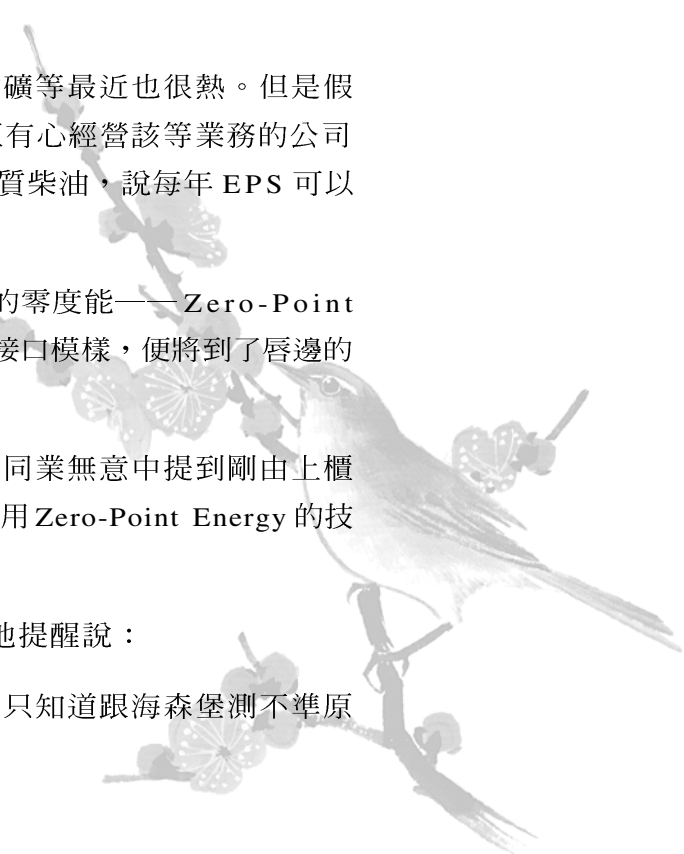
「除了太陽能，燃料電池、生質柴油、還有鈾礦等最近也很熱。但是假進軍能源科技之名，行炒作股價之實的似乎比真正有心經營該等業務的公司還多。譬如不久前就有上櫃公司對外宣稱要跨足生質柴油，說每年 EPS 可以有多高，結果卻是騙局一場。」


「嗯，這讓我想到幾個星期前我們閒聊時談到的零度能——Zero-Point Energy。」胡北風才剛起了個頭，卻見柳依依亟欲接口模樣，便將到了唇邊的話縮回，讓柳依依接了下去。

「說來湊巧，今天有一位素來消息管道特多的同業無意中提到剛由上櫃轉上市的雷聲科技準備和俄羅斯某公司簽約，移轉取用 Zero-Point Energy 的技術。」

胡北風聽到雷聲科技，眉頭微微一皺，好意地提醒說：

「我看還是小心一點，那東西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跟海森堡測不準原





理有關。上回我們偶爾聊到時，並沒細談，而我這幾個禮拜來也一直沒空深入研究。不過，我想妳知道的說不定比我還多。我記得學生時候從沒讀過這東西，是大約五年多前無意中看到報紙上一則廣告，是一家從沒聽過的公司說有 free energy 的技術想移轉，於是稍微花了些工夫上網東找西找地，才知道零度能這概念。不過那之後就再沒聽過相關的報導了，我想詐騙的成份應不小。再說，雷聲科技並不是個可放心的公司，它們曾有不良紀錄，去年和前年的財測都與實際數字大相逕庭，經常是雷聲大、雨點小地。」

柳依依撲嗤一聲笑出，不待笑容收斂便微露皓齒地說：

「我知道了，謝謝。事實上，我對零度能的實際應用也是半信半疑，畢竟理論歸理論，實際的商業應用說不定還要好幾十年才出得來。」

這時窗外紅霞已現，柳依依看了看錶，已六點十分，距離與她的直屬長官研究部副總約定的六點半會議已不遠，便更換主題說道：

「學長，來找你其實是因為心裡頭耽心，有件事想提醒你留意。下午聽同業說了許多閒話，有關我們新金部的。我知道依你的為人，那不可能。我很想替你辯駁，但又不知如何辯解。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聞，但我想你知道後，說不定能主動做個澄清，或做點預防，免得愈滾愈大，對你不好。」

胡北風心中先是一喜，暖和和地欣慰這學妹相信他，但繼之卻是驚疑不定，不知何事讓外界議論紛紛。

「有一位以前待過其它券商新金部的同業說新金部很黑暗，每次發認購權證都是在做『套利』——套公司的利。而套利做得最凶的就是我們公司。」柳依依邊說著，胡北風心中邊道苦，像是嚼了黃檳皮，只能苦汁自己吞，無法說與他人知。

胡北風早就預想到會有這一遭，也知道這事來時，他只能默自承受，不能說，也不能辯，除非他想離開這公司，或是離開這行業。因此，胡北風只搖了搖頭，一臉無奈苦笑，除了向柳依依道謝外，並沒多說什麼。柳依依見他並不辯解，知他或有另外主張，也就道別了。

胡北風於是起身相送柳依依離去，並一路目送她走出門外邊的大片辦公區域，一直到她的身影消逝在通往電梯間的走廊處。然後，胡北風才依依不捨地轉過身，默默步回房內，緩緩掩上木門，慢慢走回檯紅木案之後，讓自



已穩穩死死地沉入舒軟的高背皮椅。一會後，胡北風輕輕閉攏雙眸，斂閣兩眉，黯黯冥想起柳依依曼妙雲柔的背影、瀑落飛逸的長髮、水漾飄藍的裙擺、和那輕淡似無的玫瑰花香。才一旋頃，胡北風便已隨著空中似仍猶存的脂粉恬香飄上了渺渺雲端，而無端惹起的愁緒則乘著窗外彤暉飛往十八年前的清華園……

翻空白鳥時時見，照水紅蕖細細香，清華園一角開滿了亭亭紅荷，昆明湖清明一處映翔著隻隻白鷺，正是季夏清朗天光之際，也是暑後學子歸校之時。

這時交大只有理工學系，清華則已先設語文學院，在兩校的合作下，雙方有史以來第一回就通識及部份語文課程聯合開課，相互承認學分。胡北風此時大四，正是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年紀，與交大電子物理系的幾位同班同學一起選修清華中語系開的蘇軾詩文選讀，雖說是興趣，但想藉此邂逅夢中女子卻更真。

那時中語系才剛成立，並無獨立系館，上課是借用昆明湖畔有著朱紅窗櫺的數學館。第一天上課時，胡北風與同學晚到，中型課室裡到處都是人，已無多餘空位，於是胡北風只得悻悻地站在後邊聽講，不過倒也因此取了個好視野，得四處張望覷探。只是，畢竟人多雜擠，能看到的又只是背影，實在無法真切，所以只好貫注心神聽課。然而，就在此課堂裡鴉雀無聲、只聞講台上傳來妙語珠璣之際，忽然，一聲砰然悶響，一隻飛鴿撞上窗牖。所有人被此突如其異響激得心頭猛震，紛紛轉首循聲東顧。就在這一乍瞬，似如朝霞出雲般，一個清麗但帶生澀的側臉映入了眼簾，胡北風一顆心驀然間搖蕩晃漾，久久不已。

時光綠消黃殘間荏苒悠悠，春心紅放紫怒中鬧動碌碌。胡北風自從匆匆一瞥那美麗的半邊臉龐後，天天就盼著每週三下午的第三堂課。前節課只要一結束，他立刻跳上腳踏車，衝向交清小道、繞過百靈堂、穿進松木林、折轉昆明湖、然後停車數學館側，並故作瀟灑地走向課室。但是終究路途遠，每回到達時都已開講，且只剩後面座位。所以一學期下來，胡北風從沒正面瞧過她，更別說打過招呼了。





寒假時，胡北風回僑居地馬來西亞，滿心滿腦都是那愛穿水藍色調的不知名女孩。短短一個月歸鄉，竟讓他有如三秋。

新學期開始，中語系開放讓交大學生選修的李義山詩並未見她蹤影，胡北風不由茫然悵惘。想向人打聽那女孩音訊，但是靦腆難啓齒，且怕招惹議論，只得暫罷。

幾天後，交大理學院院長因門生關係，破天荒請得名震宇內的吳大猷先生開講「相對論」，列為電子物理系大四下學期的選修課，並對外校生開放。儘管教科書極難，是吳大師撰稿、聯經出版社印行、滿山滿谷爬滿數學公式的厚厚三巨冊，但胡北風全班同學都選了。頭一回上課時，遠從台大、中央、清華等物理相關系所慕名前來的學生及電物系本身師生將三百人容量的階梯教室坐得密密麻麻，讓人感動台灣物理學幼苗積極吸收養份的精神。但一週後，教室換成百人階梯教室。再一週，又換成四十人座位的標準教室。而也就是在人大大嘆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並紛紛落荒而走之後，胡北風瞅見了水藍衫。

還是同樣芙蕖娉婷的身影，還是同樣水風清明的藍衫裙，也還是同樣吹皺起胡北風一池漪漣，但更緊要的是氤起胡北風一團迷霧，狐疑這中語系的女孩如何來聽起這虛無縹緲的「相對論」。

終於，胡北風難忍了，夾起同班女同學打聽，才知不僅是誤會，而且小覷了她。藍衣女孩出身書香家庭，父親曾是台大電機系教授，目前是新竹科學園區內某高科技公司研發副總，母親則任教台大國貿系。她自己是新竹女中理組班資優生，半年前在學校保薦下由高二直升清華物理系，除了在自然學科有天賦能力外，對文藝繪畫也有深厚興趣，而且還有個惹人疼憐的名字「柳依依」。胡北風不由愣住了，想起他這拿僑委會獎學金來台念書的窮勞工子弟如何追求那窈窕女子，想起對方那麼出色的內在與外在條件，心情頓時為之一沉。

不過現實的冰冷無法澆息心中的熱火，胡北風開始書信追求。只是，心中仍有耽憂，害怕遭拒絕，因此儘管勇敢地留下回函地址，信末署名卻用了個源自莊子逍遙遊的筆名——北冥鯤。

一個學期下來，十多封信如飛鴿撞窗。鴿不見窗，只見窗內好

景佳人，疾疾欲入；窗內佳人雖是憂鴿受傷，但見鴿飛勢疾，不敢開窗。於是，飛鴿只好撞窗。於是，胡北風只好心傷。

不久後，研究所考試結果發布了，胡北風錄取交大光電所及清華物理所。為了接近柳依依，胡北風迫不急待地去做柳依依的學長，並仍用北冥鯤身份續表衷曲。

研二下、剛期初，柳依依忽然回信了，稱讚他的文采，誇獎他的章句，表明可通書信，但僅此為止。胡北風亦悲亦喜，與柳依依尺素相還、魚雁相返了好一陣子。近期末時，胡北風乍起膽子邀柳依依會面，她答應了。

會面那天是學期最末一天，無風無雨、天晴日麗，十點不到，胡北風就心焦氣浮地在昆明湖畔等著。十時一刻，人未到。兩刻，人也未到。胡北風著急了，想跑去柳依依住的女生宿舍問，但怕她忽然來到；想躲到垂楊下避避日厲，又耽心她來尋不著；只好一直烈日下等到時已過午才闌珊離去。

此後，胡北風就入伍服役了，難能再打聽消息。而即令請人代探，也因層層轉託，難以用心，沒得了落。不過，輾轉得知的是，柳依依似乎沒再修課了，似乎大四起就莫名地從清華園中消失了。

服完役，胡北風取得獎學金赴歐修習MBA學位，回國後與原不相識的何秉燭同一期考入鼎天證券，並同在債券部做債券儲備交易員工作，後來因得當時董事長兼總經理江麗天賞識，轉調自營部為交易員。其後則因國內認購權證與期貨市場即將開放被委以籌備重任，並一路被擢升為新金融商品部的副總經理。

就這樣，時光在悲喜交還中匆匆過去。十多年來，儘管曾經軍旅羈絆、異域負笈、形勞案牘，胡北風總還是念懷著柳依依，也總還是尋尋覓覓她的蹤跡。雖然那是年少春衫薄時的澹澹情愫，不是春蠶絲盡的深刻感動，更不是蠟炬淚乾的強烈傷慟，但似乎溟濛中胡北風已認定就是她。所以雖也曾交往過幾位異性朋友、談過幾場戀愛、懷過幾次激情，可就是不知心，沒有當初與柳依依書信相通時的那種相知相惜，因此也就未嘗深情、無法動容、乃至斷雁孤鴻至今了。但是，就在年近不惑，事業有成卻興嘆萬事雲煙忽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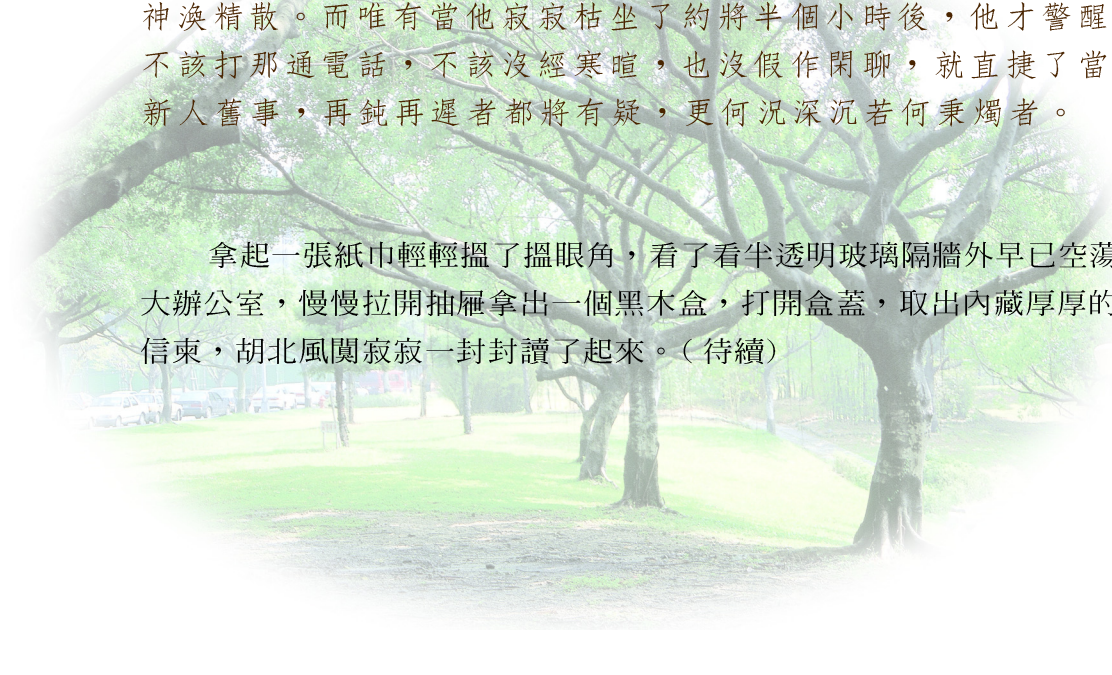


際，柳依依出現了。

那是一個雨天。

三年前一個大雷雨的午後，胡北風剛與全省分公司連線會議說明發行兩檔認購權證回來，與胡北風一直亦競亦合、似敵還友的何秉燭忽然來訪。厚實的手中遞過一份大紅請柬，寬廣的臉上綻滿開懷笑容，何秉燭請胡北風務必賞光。胡北風按下心中微妒，擠上些許笑意，問如何相識，問那裡宴客，然後在連道數聲恭喜後與何秉燭握手言別。

回到座位後，胡北風隨意將紅帖擱在桌案上，一直到忙完日常公文，才懶懶散散地拆開喜帖，漫不經心地看了看新人名姓，卻那道一看之下，一顆心突如疾奔猛馳，驚悸出一臉青白。壓鎮下滿心滿臆驚疑，胡北風想起何秉燭說兩人相遇於康乃狄克州的格林威治，似乎就是在他公出至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時認識的，如此看來也許同名同姓吧。但是，畢竟事非小可，胡北風些些理好情緒後，半惶半悚、半慌半怯地打了個電話給何秉燭。當電話那頭傳來何秉燭一慣清揚帶笑的歡迎辭時，胡北風心虛地打了招呼。當胡北風期艾似有難言地相問新娘求學經過時，何秉燭略一遲疑後才語帶疑猜地回答。而當掛上電話，形近虛脫地癱入椅背後，胡北風腦子中只剩空白。他知道，他錯過了。驚懼、嫉妒、怨歎、焦慮、欣羨、無助、惶恐、煩憂等千百種情緒紛然雜沓而來。黑黑、白白、銀銀、灰灰等不盡數色調在他眼前浮蕩飄移。惹得他心煩氣疲，也惹得他神渙精散。而唯有當他寂寂枯坐了約將半個小時後，他才警醒懊悔不該打那通電話，不該沒經寒暄，也沒假作閑聊，就直捷了當問起新人舊事，再鈍再遲者都將有疑，更何況深沉若何秉燭者。



拿起一張紙巾輕輕搵了搵眼角，看了看半透明玻璃隔牆外早已空蕩了的大辦公室，慢慢拉開抽屜拿出一個黑木盒，打開盒蓋，取出內藏厚厚的一摞信柬，胡北風闐寂寂一封封讀了起來。（待續）